

往事如昨

尚书府里过大年

李玉平

——
胶东的年，是浸在烟火气里的庄重，是融在家族情里的热闹。对于莱山区的西解李氏而言，年从来都是绕着那座尚书府转的。

这方青瓦灰墙的院落，是清朝雍正年间工部尚书李永绍的故居，百年风雨洗去了檐角的鎏金，却抹不去李氏族人刻在骨血里的传承——不知从哪一辈起，这里便成了西解李氏的祠堂，祭祖拜年的规矩，守了一代又一代。

尚书府的年，是刻在我记忆深处的暖，而最难忘的，莫过于1963年那个春节。这一年，风调雨顺，田地里的庄稼压弯了腰，辛安河的鱼虾肥了身，家家户户的粮囤子鼓了起来，灶台上飘起了久违的肉香，人们的脸上重新漾开了过年的笑。日子好了，便念着祖宗的庇佑，李氏家族里辈分最高的李宗礼老尊长，寻了同辈的李汝珍，两人坐在尚书府的老槐树下，晒着冬日的暖阳，唠起了心底的念想：“今年大丰收，可不能忘了老祖宗的恩情，得备上大枣饽饽，好好祭祭祖！”

这话像一粒投入水中的石子，瞬间在西解李氏的族人里漾开了涟漪。不止是西解村，周边李家疃、林家疃、繁荣庄、东解、高陵、大山后、西关等地的李姓族人，一听说要在尚书府祭祖，个个兴高采烈，二话不说便开始筹备供品。他们家里最好的东西，都舍得献给祖宗，各家各户的炊烟，连着几日都飘得格外香甜，你家蒸饽饽，他家宰肥猪，我家捞鲜鱼，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儿，要把最得意的吃食送到尚书府，仿佛那不是简单的供品，而是对祖宗的敬，对生活的喜。

——
尚书府的祠堂里，很快便摆开了阵仗。几张红漆大条几一字排开，成了供品的舞台，各家的心意挨个登场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啧啧称奇。有户人家送来的巨型大枣饽饽，暄软蓬松，枣香四溢，表面还捏着精致的面花，摆在条几上，像个敦实的小胖娃，惹得大人孩子都忍不住凑上去瞧；另一户人家，直接抬来了一整头肥猪，猪身打理得干干净净，唯独割去了尾巴，送猪的汉子嗓门洪亮，笑着跟众人解释：“割了尾巴算猪头，给老祖宗吃的，就得大方点！”肥猪往条几旁一摆，瞬间便添了几分年的厚重；还有人用红漆大盘子端来了一条辛安河里的大鲤鱼，这鱼做得极为精巧，蒸得通体酥嫩，身子早已熟了，可嘴唇还在微微张合，尾巴也轻轻晃动，竟这般鲜活，直到三天后，才慢慢停了动静，成了祠堂里最特别的一道风景。

最让人忍俊不禁的，是一份透

着巧思的供品——有人把一只肥嫩的鸭子和一只健硕的鸡并排摆着，脖颈相绕，模样亲昵，下面还缀着一张红纸，歪歪扭扭写着“自由恋爱”四个字，惹得前来观礼的族人哈哈大笑，连平日里严肃的老尊长，都忍不住捋着胡子笑出了声。一时间，尚书府的祠堂，竟成了一场争奇斗艳的食品展览，送供品的族人满面荣光，得意洋洋地跟人说着自家吃食的讲究，参观的人挤挤挨挨，熙熙攘攘，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，指尖点着各式供品，眼里满是欢喜，祠堂里的热闹，把年的气息烘得愈发浓烈。

三

胶东的年，从腊八起便开始酝酿，尚书府的年，更是从腊八起，便飘起了鞭炮的脆响。腊八节一过，李宗礼和李汝珍两位老尊长，便让后生抬来一个大筐，里面装满了小巧的鞭炮，放在尚书府的大屋檐下，任由村里的孩子们随便拿取燃放。孩子们像是得了宝贝，一窝蜂地围上去，抓一把鞭炮，便跑到院子里、大街上，点着香火，一个个点燃，“噼里啪啦”“砰砰乓乓”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在冬日的晴空里炸开。孩子们的欢笑声、叫喊声混着鞭炮声，飘出老远，吸引了周边各村的人前来围观，尚书府的门口，日日都热热闹闹，年的味道，便在这清脆的鞭炮声里，一点点浓了起来。
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一到，尚书府里的年味，便又添了几分庄重。两位老尊长指派着族里的年轻人，开始布置祠堂的正厅。后生们搬着梯子，踩着木凳，在大厅的中堂上，小心翼翼地张挂上族谱，那泛黄的宣纸上，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满了李氏先祖的名讳，一笔一划，皆是敬畏；东西两面的山墙，也有讲究，东面挂着明朝的先祖官员的影像，西面挂着清朝的先祖官员的影像，那些装裱在檀木框里的影像，衣袂飘飘，面容肃穆，隔着百年的时光，依旧透着李氏家族的风骨。影像挂好，厅里的宫灯也便点亮了——大厅的梁上，挂着八盏檀木做的轻纱宫灯，尚书府的门前，也挂着四盏，灯影摇曳，轻纱漫卷，昏黄的光晕洒在族谱和影像上，映得整个尚书府金碧辉煌。香炉里焚着檀香，青烟袅袅，绕着宫灯，绕着影像，绕着满室的供品，烟火缭绕，光影绰绰，平日里热闹的尚书府，此刻便多了几分庄严肃穆，让前来的族人，不自觉地放轻了脚步，敛了声息。

四

腊月三十晚上，是尚书府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，族人从四面八方赶来，祠堂里、院子里、大街上，处处都是人，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。

平日里的规矩稍松了些，族人之间互相道着新年的祝福，孩子们在人群里穿梭嬉闹，大人们围坐在一起，唠着家常，说着今年的丰收，盼着来年的顺遂。族人彻夜狂欢，灯火通明，连冬日的寒风，都被这满室的温暖挡在了门外。

最庄重的时刻，藏在半夜的子时。眼看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，李宗礼和李汝珍两位老尊长，缓步走到祖先桌前，拿起供在桌上的“素”——那是写给祖宗、天地老爷的信，字字句句，皆是族人的心愿。两人将“素”与大量的纸钱一同点燃，火光映红了两位老人的脸庞，也映红了满堂族人的眼眸。此时，门外的鞭炮突然齐鸣，在震天的鞭炮声里，两位老尊长缓步跪地，对着族谱和影像，深深叩首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虔诚祷告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。这便是胶东年俗里的“发纸”，是辞旧迎新的仪式，是对祖宗的敬，也是对新年的期盼。

子时一过，新年的钟声便在心底敲响，旧岁辞去，新春到来。众人合力推开尚书府那扇厚重的祠堂大门，门外，早已站满了四方赶来的李氏家族后代，黑压压的一片，从大门口一直排到大街上，皆是前来拜年祭祖的族人。大门一开，众人便有序地涌进尚书府，脚步轻缓，神色肃穆，李宗礼和李汝珍两位老尊长走在最前面，带着众人进入正厅，在祖先谱牒前，重新摆放好供品，点上香，斟上酒，一系列仪式，做得一丝不苟。

接下来的拜年，最是讲究辈分。李氏族人按照辈分大小，依次排班，规规矩矩地行礼。辈分最高的长辈，便在大厅里，对着族谱叩首；辈分稍小些的，便跪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；辈分最小的，则跪在尚书府街门外面的大街上，一个个双膝跪地，以头磕地，行的是最庄重的跪拜礼，三下叩首，皆是对先祖的敬畏，对家族的认同。那一刻，尚书府的大厅里、院子里、大街上，满是跪拜的族人，鸦雀无声，唯有檀香的青烟，在冬日的空气里缓缓飘荡，这份庄重，刻在每个李氏族人的心里，成了永远的记忆。

尚书府里的大年，是热闹的，是庄重的，是藏着烟火气的，是融着家族情的。那些红彤彤的鞭炮，那些热腾腾的供品，那些肃穆的跪拜，那些温暖的教诲，都化作了刻在心底的记忆，留在了1963年的那个春节，留在了尚书府的青瓦灰墙间，也留在了西解李氏族人的骨血里。

岁岁年年，时光流转，尚书府的年依旧，李氏家族的传承依旧，那方院落，依旧在新旧交替的时节，聚起四方族人，盛满人间的欢喜与庄重，把胶东的年，把家族的情，一代又一代，延续下去。

乡村记忆

冬日农活儿

冷大川

冬天本是农人猫冬的时节，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即使到了数九寒冬，也要掉上几斤肉，流出几身汗。生产队的秋收秋种刚刚接近尾声，县、公社两级政府就相继从大、小生产队抽调人力、物力，进行冬季大会战。“干到腊月二十九，吃完饺子就动手”，是那个年代较为流行的口号。劳动以修水库、建塘坝为主，招远的大型水库，城子水库、龙王庙水库、张石埠水库、山口温家水库等都是在那个时期修建而成。

如果风雪太大，地里去不了，队里还是有活儿。菜园地，每到日落就要给蔬菜盖上蒲帘子，而蒲帘子每年都要填补和更换。社员们集中到生产队的闲屋里，递蒲草的、搓麻绳的、打结编织的，配合默契。“下雨打苦，刮风抬石头”，说的就是农村永远没有闲时，在屋外实在无法干活，队长也保准有屋内的活儿等着你。当然，下雨、下雪在屋里干的活儿，大都不是那么累，大家会有笑声、有话说，拉拉家常，开心多了。

我们当地汤河的条业生意冬季最红火，货源广，销路大。条子以柳条、桑条为最多，由马车、地排车、手推车陆续拉运进来，一垛挨着一垛，又高又大。修剪，沤泡，扒皮，晾晒。晚上入池，早上出池。工棚里，池子旁，作业人员总不停地忙活。雾气腾腾，雪花飘飘。

闲暇时，起早贪黑拾粪便也是乡里男人常干的活。天刚亮，就有人撅着筐篓，急匆匆地开始走街串巷了。草垛边、空闲地、房边屋角、藏人遮眼的堰坡、沟渠，凡是有人畜来往的地儿，就会有拾粪的人走动、转悠。大人拿叉撅筐，捡拾鸡屎鸭粪是小孩子們的事。冬天里拾粪，最大的好处是很少闻到臭味。

寒冬腊月，临近过年，人们不仅要整理屋舍，打扫灰尘，粉刷墙壁，还要将猪圈、牛栏以及粪池农家肥一律清理出去，这是乡村人的习惯。过年要干净，不留丝毫脏物。街口巷尾，有两人一起用抬筐抬的，有用手推车推的，还有用肩膀挑担的。街门口、过道边堆积的土粪，都尽可能地在年前运送到地里。往山上运送土粪，回来也不空车，捎带推上黄土。家家户户的门口空闲地，旧的土粪刚运走，新出的土粪又堆积，还有捎回来的黄土。

趁着腊月，稍稍有点儿闲散，有的人家就忙着搬运石头，推运沙土，为自家来年盖房建屋备下用料。也有撅着筐篓扛着筢子，满山遍野地搂拾柴草的。昔日乡村，冬天里也不见闲人。